

自殺・被捕・羈押・處死

陳嘉驥

——日皇宣佈投降後日本戰犯羣像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德國的希特勒及其納粹黨，實踐了他們不向敵人屈服，並將戰至最後一人的諾言。希特勒於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在美國B二九空中堡壘幾千架大編隊反覆轟炸下，同時俄國丁摩先柯部隊進入柏林，與他的大本營只隔一條巷子時，舉槍自殺並自焚。但是德國人在此種情形下，仍然繼續奮戰，一直到五月七日，德國領土上已無一條戰壕可資德國兵據守時，希特勒的繼承人寶尼茲海軍上將，才自荒山中走出，結束了歐洲地區的戰爭。

一億總玉碎終投降

亞洲地區的侵略者日本，在中途島海戰失敗後，其海軍艦艇很快地全部被美海空軍消滅，並且在麥克阿瑟將軍跳島戰術下，美軍鋒銳指向日本扶桑三島。這時日本人比德國希特勒的戰至最後絕不屈服的口號更為響亮也更為動人，他們的口號是——一億總玉碎。

不太瞭解日本人的美國人，果然被日本的一億總玉碎虛調所迷惑。美國人認為西方的德國希特勒既然能實踐他戰至最後的諾言，東方貧弱但

偉大的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下，於千難萬苦中能够抗戰八年而不氣餒；那麼日本的一億總玉碎，將是無可置疑的了！誰知日本在美國兩顆原子彈投下後，竟然在裕仁領導下來了一個一億總投降。這對最瞭解日本人個性的中國人來說，並不感到意外，但對美國人而言，那真是天大的意外了！

首批戰犯自殺者多

日本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佈無條件投降，並於九月三日在東京灣美國主力艦米蘇里號簽訂投降書。盟國佔領日本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即於九月十二日發佈逮捕第一批戰犯名單共三十九人。

日本高級將領自知罪孽深重，在八月十四日裕仁決定無條件投降後的當日深夜，即行自殺的有陸相阿南惟幾陸軍大將，其後相繼自殺的有：第五航空艦隊司令長官宇垣海軍中將、陸軍第十八軍司令官安達二十三陸軍中將、陸軍第十二方面軍司令官兼本土東部軍管區司令官田中靜堂陸軍大將、第十三方面軍司令官兼本土東北軍管區

司令官吉本貞一陸軍大將、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兼臺灣總督安藤利吉陸軍大將、前軍事參議官篠塚義男陸軍中將、陸軍航空本部長寺本熊市陸軍中將、第一百二十二師師團長中村次喜藏陸軍中將、第十二師團長人見秀三陸軍中將、第五師師團長山田清一陸軍中將、大阪海軍監督部部長森住松男海軍中將。此外還有數名重要戰犯在盟軍宣佈逮捕時自殺。

盟總於九月十二日公佈的第一批戰犯名單，除了發動太平洋戰爭時日本首相兼陸相東條英機外，還包括當時的外相東鄉茂德、海相島田繁太郎，以及國務大臣兼軍需次官岸信介、企劃院總裁鈴木貞一等。

東條得到他列為第一批戰犯的頭號犯人後，遂於十二日凌晨四時半舉槍自殺，子彈貫穿胸部，血流如注，嗣為盟軍總部人員及時發現，用車載往醫院中急救。東條躺在橫濱美軍醫院時，最初曾要求不必救治，稍後即與醫護人員合作，不過廿五天即恢復原狀創口平復，旋於十月七日被美國憲兵送往大森收容所羈押。

當東京盟總發佈第一批戰犯名單逮捕令後，

在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本在北平郊外發動蘆溝橋事變時的日本陸軍大臣杉山元帥，他自知罪無可逭，一定在這批戰犯名單中，因此他認為與其將來被盟軍處死，不如自殺來得乾淨，於是立即自殺身死；其實第一次名單中並無杉山元之名。杉山元這時是日本本土防禦第一總集團軍司令官，他因為發動侵華戰爭有功，已被裕仁敕令晉升為元帥的軍中最高職銜。在七七事變時，他高呼「膺懲暴支」，以完成帝國「八紘一字」大業，並在近衛文鷹首相的支那事變以不擴大為方針的欺騙口號下，下令駐紮中國東北的所謂關東軍秘密進駐北平、天津地區。當日軍集結完畢，他即命令華北日軍，對拱衛北平駐守南苑的我國二十九軍宋哲元部隊，於七月二十八日展開奇襲作戰，控制了中國華北地區軍事、政治、文化中心的北平。抗戰勝利後，中國人未能目睹杉山元這名侵華頭號戰犯被絞死於行刑臺上，真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短劍刺心啓子殉夫

杉山元在中邊區日本本土防禦第一總集團軍司令官自殺後，他的妻子啓子悲傷地說：「作爲一個女人，她是反對日本侵華戰爭的，但她的丈夫是一個愛國軍人，一切聽命於國家，他不應對戰爭負任何責任。」啓子的漢文根底很深，並熟讀中國歷史，她賦了一首詩後，態度很鎮靜地進入臥房，換了一身純白的壽衣，坐在自中國傳入的佛像前，用短劍直刺心臟，以死殉夫。啓子是日本戰犯妻子中惟一殉國殉夫者，因為

她深受中國文化薰陶，熟讀中國節烈女子殉夫故事，故能有此悲壯之舉。

未斃本莊繁不甘心

民國卅四年十月十九日，東京麥克阿瑟盟軍總部發佈第二批戰犯逮捕令，命令日本政府把這批戰犯十一人，於翌日（二十）送往大森刑務所收押。第二批戰犯中，爲我們中國人所注意的有：曾任陸軍大臣的荒木貞夫陸軍大將、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陸軍大將、曾任首相及朝鮮總督的小磯國昭、指揮日軍進攻上海、南京的松井石根陸軍大將、力主侵華的南次朗陸軍大將、締結日蘇中立條約的松岡洋右外相、曾任駐義大利大使的白鳥敏夫等十一人。

荒木貞夫在陸相任期內，力主侵華，也曾高喊「膺懲暴支」，在中日作戰期間，他曾主張侵入中國內奧。但荒木並非中日作戰開始時的陸軍大臣，亦非太平洋倫襲時的策略負責人，故能得免死刑，而被判爲無期徒刑。

本莊繁大將是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瀋陽事變時的日本關東軍司令官。他一手導演，發動侵略中國東北四省土地，啓開中日間十四年之久的軍事作戰，致使中國有兩千萬以上人民生命的死亡，財產損失達一萬億美元以上，可以說罪大惡極。本莊繁在得悉列爲第二批戰犯名單中，即行自殺身死，了結了他萬死不足蔽其辜的罪惡之身。在中國人來說，未能把他引渡，在瀋陽北營槍斃他，這也是非常不甘心的一件事！

小磯國昭在中日戰爭期間，曾任日本首相，

雖有罪惡，但非爲開啓戰端的罪魁禍首，因此得免死刑，而被判爲無期徒刑。

雨花臺處死谷壽夫

松井石根是民國廿六年八月十三日淞滬戰役爆發後，指揮日軍進攻上海及南京的主將。八一三戰爭爆發，指揮中國國軍在上海地區作戰，表面上先後雖有馮玉祥、陳誠、顧祝同、張治中等人指揮，但實際上是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直接指揮，故能在上海一隅力抗日軍八十七天之久。

上海戰役，國軍前仆後繼，在日軍陸海空立體攻擊下視死如歸，其勇敢善戰精神震驚了全世界，並打破了日本三個月滅亡支那夢想。此役國軍陣亡者近三十萬人，負傷者按一般傷者爲死者三倍之估計，當近百萬人，蔣委員長北伐以來所訓練的精銳中央軍率多犧牲於此，爲中國有歷史以來空前未有之大戰。

上海戰役結束後，松井石根率日軍進攻南京，我南京防守司令官唐生智措置失當臨陣脫逃，旋即失守。南京失守後，日軍在日本將領谷壽夫唆使縱容下，屠殺了我南京軍民三十餘萬人，勝利後谷壽夫在南京雨花臺被我國處以死刑。

松岡洋右是力主侵略中國的日本文人，在日本外交界頗有盛名，九一八事變後，在國際聯盟爲日本侵華辯護，並在被判定日本爲侵略者時率團退出國際聯盟。其後松岡洋右主張與德義結盟對抗當時以英國爲主的民主國家，鼓勵了義大利滅亡阿比西尼亞，德國進兵萊茵河與併吞捷、奧暨進攻波蘭，啓開歐洲戰火。松岡洋右並於民國

三十年四月三十日，在莫斯科與史達林簽定日蘇中立條約；其目的係解除日本來自北方威脅，預爲侵略東南亞鋪路，並企圖隔絕業已開始的美國援華行動。松岡聞知他列入第二次戰犯逮捕名單，他正因肺結核躺在病床，並爲自己辯護說：「我是應當去監獄的，可是病魔纏身，無法走路，六十六歲的我已經距死不遠了。當第二次近衛內閣辭職，我就知日本要完了。」但是松岡仍被捕收押，不久他便病死了。

至於名列第二批戰犯的南次郎與白鳥敏夫，其後均被判無期徒刑。

三批多爲侵華罪魁

佔領日本的盟軍總部，在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又發出第三次戰犯逮捕令，這批戰犯共有五十九名，其中爲人所熟悉的有：曾任首相的平沼騏一郎、曾任首相、外相的廣田弘毅、第一任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西尾壽造、常發表大東亞共榮圈侵略思想的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大川周明、北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多田駿、日本侵華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曾任陸相及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參謀長板垣征四郎、日本皇族黎本宮守正、日本侵華特務頭子兼經濟搜括要犯兒玉譽士夫、日本新聞界元老、常發表八紘一宇言論並主張侵華的德富蘇一朗等。這批五十九名戰犯中，有三人被判處死刑，計爲廣田弘毅、土肥原賢二與板垣征四郎。

廣田在九一八事變中、七七蘆溝橋事變中及一二八太平洋戰爭中，皆非主要負責人，而被判

處死刑，也許有人覺得意外；廣田之所以被判死刑，盟國軍事法庭在投票表決時，各法官多係循中國法官主張，而中國所以堅決主張處以極刑者，實因廣田在任外相時，釐訂了滅亡中國永不使中華民族翻身的對華外交的廣田三原則。廣田三原則爲(1)承認滿洲國(2)共同防共(3)經濟提攜。這三個原則則是中日外交的根本條件，逼迫着中國政府非承認履行不可，故分別敘述於下：

(一)承認滿洲國——東北是中國的領土，被日本侵佔後，成立了傀儡的滿洲國不算，還逼着我們政府承認，這真是強人所難。假使我們中華民國政府承認了，不但政府要崩潰，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亦將爲之頹萎，任何人皆將無法再喚起中國人的抵抗精神與收復失土的意志。汪精衛脫離抗戰陣營，標榜和平救國，其所作所爲差強於王克敏、梁鴻志等漢奸走狗，惟因承認偽滿洲國，最爲國人所難以諒解，也就永難洗刷賣國漢奸罪名了。

(二)共同防共——當年領導中國政府的蔣委員長，是世界上最堅決反共的領袖。日本要反共，只要不給中國政府製造麻煩與掣肘，中國則共行動即可完全成功。況且日本要反共，儘可自己反共，爲什麼要來到中國與中國共同反共；並且訂定共同反共條件爲：日本要在中國的察哈爾、山西北部、綏遠等省份駐軍。在中國北部駐軍，這等於滅亡中國的初步，因爲華北在中國戰略形勢上爲居高臨下，以當時中日軍隊裝備差異之大，華北有了日本駐軍，隨時找個藉口即可攻入中國堂奧之區的長江流域，滅亡中國。

(三)經濟提攜——中日經濟提攜這幾個字，從表面上看很好，誰知日本的真正目的是想把中國的經濟與財富提起來搗走；換句話說，我們中國的經濟事業，日本人都要插一脚，我們需要外國人技術資金幫忙時，不准按着自己條件去覓求外國人合作，只准日本人介入。日本有什麼資格揮手中國所有經濟事業，把經濟提攜列爲調整中日外交關係一個必要條件，可以說惡毒已極。

廣田殛刑人心大快

廣田對華三原則，說穿了就是(一)承認日本佔領中國東北領土的合法化。(二)承認日本在中國戰略要地的華北有駐軍權利，不聽話時隨時可佔領中國全國。(三)經濟提攜——將中國經濟命脈完全控制在日本手中，天長日久之後，中國縱想再反抗時，亦將有心無力了。廣田提出這樣狠毒的滅亡中國的三原則，中國堅持判處廣田死刑，這是必然而且是當然的事了。

土肥原賢二，對中國人來說，他是一個罪惡滔天，雖萬死亦不足贖其罪惡於萬一的戰犯。不論任何事，只要對中國有害，只要能製造中國的紊亂，只要能妨礙中國的進步，土肥原均樂於去做。

板垣征四郎與土肥原賢二罪惡兩人無軒輊，舉凡製造中國內戰、建立偽滿洲國、七七事變後製造中國偽組織政府，以分裂中國領土，弱化中國抗戰力量，板垣征四郎均行參與。尤其建立汪精衛偽南京國民政府，板垣不惜由日本陸相轉任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參謀長，以促成削弱中國

抗戰力量的目的，更是爲中國政府所不能寬恕，因而堅持對其處以死刑。

四批戰犯近衛居首

東京盟軍總部於民國卅四年十二月二日發出第三次逮捕日本戰犯命令後，復於同月六號，又發出第四次逮捕令。這次逮捕令所列戰犯名單共有九名，其中最使人注意的是身爲日本貴族，官封公爵，兩次組織內閣出任首相的近衛文麿，列爲此次被捕戰犯名單之首。

提起近衛文麿來，六十歲以上的中國人，無不對之痛恨入骨。近衛在七七事變中日戰爭爆發之前不久，就任日本首相，當時我國有識之士，即認爲此位年輕日本貴族就任日本首相，可能改變日本蠶食中國的策略，與軍部合謀鯨吞中國。果不然，自民國廿六年初，日本即破壞僅准日軍在北寧鐵路沿線駐軍的庚子協定，時常派軍深入河北省腹地各地區，實施演習。因此我廿九軍亦實施對抗性質的演習，近衛竟藉此發表談話說：「華北地區日益中央化，有害中日邦交；廿九軍的抗日熱，必將引發中日間不幸事件。」不久日軍竟擅自購買遠離北寧鐵路範圍以外的中國農民土地，準備建築大飛機場；嗣爲宋哲元派員曉諭出賣農地者，此舉對國家將造成損害及其關係之重大，由是尚未成交農民乃拒絕再行出賣農地，使日本陰謀未能得逞。但未數月，蘆溝橋事變即行爆發。

裕仁本人難辭其咎

世人不察，每將日軍侵華行動，謬諸當地日軍擅自行動，其實不但得到日本政府允許，並且完全須由裕仁本人核准。民國二十二年長城戰役，當日軍越過長城向北平、天津進擊之際，裕仁在舉行御前會議，他閱覽日本政府所繪製「北支戰事進行圖」，當裕仁看到日軍攻擊箭頭，已逼近中國昔日首都北平時，他指示，目前對支戰爭應當以佔領長城沿線爲止，以免引起世界各國注意，俟各國注意力緩和後，再進行下一步行動不遲。因此才有黃郛與日人的塘沽協定，日軍退出長城以內廿四縣，設立非軍事區；但不久日人又唆使我國所派非軍事區廿四縣督察專員殷汝耕，成立傀儡的冀東政府。

民國廿六年七月七日，日軍在遠離北寧鐵路以外中國平漢鐵路的蘆溝橋發動戰爭，未料中國的廿九軍英勇抵抗，使日軍吃了大虧。當近衛得悉侵略華北已不能像侵略東北那樣輕易得手，並知日軍在序戰失利，近衛乃實施緩兵之計，聲明北支事變，日本決採不擴大方針，但暗地裏卻派大軍增援，俟集中完畢，一舉奪取了北平、天津。僅此一端，即足以構成近衛文麿爲戰犯，上絞頭臺的資格。

近衛至死並無懺悔

中日全面大戰爆發後，日軍於廿六年底佔領了中國最大商埠上海與首都南京，並以爲中國首都已經淪陷，蔣委員長領導的中國軍民抵抗行動失敗已成定局，乃在南京展開大屠殺。此時並由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從事斡旋中日談和，近衛

口口聲聲說日本不以戰勝國自居，但要求中國華北五省自治，允許日本駐軍，承認滿洲國，中日經濟提攜。近衛這些條件，比足以滅亡中國的廣田三原則更爲毒辣，華北五省自治，就是要一舉佔領中國的河北省、察哈爾省、綏遠省、山西省與山東省。當中國利用陶德曼調停期間，重新調整部署、補充傷亡重大部隊一切就緒後，立刻聲明，日本不以戰勝國自居，卻提出滅亡中國條件，那麼我們要以戰敗國自居嗎？我們將長期抗戰，爭取最後的勝利。近衛文麿見其目的不達，惱羞成怒，竟發表了今後日本將不以「蔣介石領導的中國政府」爲交涉對手的聲明，阻絕了中日和平之路。近衛這個不以中國合法政府爲對手聲明，也足以構成上絞頭臺資格了。

但是據說近衛在戰爭後期，已有悔過之心，中國及美國亦並無一定要處以死刑之意，究竟是否如此，筆者就不得而知了。但近衛一聞要逮捕他，立刻仰藥自殺身死，遺囑自稱爲命運之子；所謂命運之子的意義，是指他爲命運所捉弄？還是他自己把命運搞得如此？他人不太了解，但他顯然並無真正懺悔之意！

羈押獄中醜態畢露

日本所有戰犯，最初收容於大森羈押所內等待審判，當時對他們限制並不嚴厲，吃飯時，所有戰犯均齊集一個大飯廳內，大家彼此熟悉的均可自由的挑選聚集在一個桌子上，隨便談話解悶，嗟嘆日本國運的轉變，並關心盟軍是否要審判裕仁等；有的人並把賦的詩、填的詞，請別人

指數，沒有一點限制。最後所有戰犯均集中於巢鴨刑務所，因為距離審判日期愈近，美國憲兵於是開始對這些戰犯們加以嚴密的管制。惡名昭彰的大戰犯，可以一個人住一個房間，其次的是兩個人住一間，還有十幾個人住一間的。盟軍當局不准這些戰犯們隨便講話，一個人住一間的大罪犯，自然無法與他人說話，兩個人一間及多人合住一間的，亦奉命不准講話，並嚴禁交頭接耳，戰犯們的嘴等於都被命令封閉起來。

每天早晨六點，美國憲兵持鑰匙一間一間打開牢門，命令戰犯起來，自己打掃房間時，准許他們做些室內運動，並可彼此打打招呼，但是仍不准許隨便講話。戰犯們於是彼此點點頭，「吶」、「吶」之聲此起彼落。有時用眼色交換一下惆悵與不得已的心情，最初幾天大家往往以淚眼相視，悲痛之情溢於言表。吃飯時，戰犯們拿着一個托盤，排着隊緩緩走過飯桶、菜鍋邊緣，由戰犯輪流值勤擔任盛飯夾菜的分配工作，領到飯菜後必須回到自己房間單獨進食。每天下午三點鐘，憲兵打開牢門，准許戰犯們到院內散步，彼此這時可以點點頭，問候問候，但仍不許交頭接耳交談。每三天准許洗一次澡。

戰犯們最受優待的是日本皇族黎本宮，其他戰犯們不論是東條，或者是已經八十三歲德富豬一郎，都須自己打掃自己房間。美國憲兵知道黎本是皇族，並且罪嫌並不重，所以睜一個眼閉一個眼，准予住在他隔壁房間的戰犯替他打掃房間。黎本常常忝不知恥地說：「我雖是皇族，但是一個毫無實權的皇族；雖然掛着一個元帥名義

，但是我從不指揮作戰，一切任務都是空具虛名的，起不了一點作用。我從未利用我的元帥名義，在戰爭期間有所活動，我為何而被捕我自己都不明白，大概是找我作為皇族的代表吧！」

德富豬一郎知錯了

八十三歲的德富豬一郎是日本輿論界泰斗，對侵華戰爭他總是迎合着軍人，大發「鷹派暴支」的連心之論，當日本攻下我國首都時，他並賦詩以讚美皇軍的赫赫武功。日本發動侵略的太平洋戰爭，獲得初步的勝利時，他也賦詩以推崇日本軍人的勇敢善戰，並認為日本「八紘一宇」的世紀將到來。在他被捕前夕，又賦了幾句屁詩應景，詩曰：「血淚為誰振，丹心白首違。滄桑轉瞬變，八十三年非。」所謂八十三年非，是指八十三年來他所作所為全錯了？還是指他活到了八十三歲，世事全非了？筆者認為他不過是湊這麼一句，並沒有什麼深的意義，用不着推敲這個老戰犯的內心了。

島田海相在監獄中，常常表白他為什麼沒有自殺，以掩飾他沒有像杉山元他們那種以死殉國的勇氣原因，他說：「我本來想自殺的，因奉天皇御旨，囑咐我們要忠實履行波茨坦盟國條件，所以我才沒有死，偷活到今天。盟軍將我逮捕以戰犯罪審判是有理由的，我無話可說。」

東條在監獄中最無人緣，也是最孤獨的一個人，在監房中沒有一個人願意與他講話。吃飯輪到東條值勤盛飯或分配菜饌時，也沒有人願意向他點頭為禮，大多數都是視而不見，甚至有人避

開他不接受他分配的菜。

大家這樣討厭他與痛恨他，大概是因為東條英機莽撞地發動太平洋戰爭，將明治維新以來侵略得來的成果，不但在一夜之間化為灰燼，並帶來盟軍的佔領與永遠無法泯滅的奇恥大辱吧！

判罪者不過廿五名

東京戰犯法庭最後起訴判罪的戰犯共有二十五名，判決絞刑的計有東條英機、廣田弘毅、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七名。判決無期徒刑的有木戶幸一、平沼麒一郎、賀屋興宣、島田繁太郎、白鳥敏夫、大島浩、荒木貞夫、星野直樹、小磯國昭、畑俊六、梅津美治郎、南次郎、鈴木貞一，佐藤賢了、橋本欣五郎、岡敬德等十六人。此外東鄉茂德有期徒刑二十年，重光葵有期徒刑七年。

其中判處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中，有四名戰犯病死獄中，這四人是梅津美治郎、白鳥敏夫、東鄉茂德、小磯國昭，他們也算伏了天誅。另外還有未經起訴判刑即行病死的有松岡洋右、永野修身。

總計在東京盟總監獄中死去的共有十三名戰犯而已！

悠悠滄海此恨難平

此外，英國在香港、緬甸、新加坡、馬來亞等地處死日本戰犯二三人；荷蘭在爪哇、蘇門答臘、帝汶各地處死日本戰犯二五人；我中華民國在南京雨花臺等地處死日本戰犯有田中久一

中外雜誌

大將、酒井隆中將、谷壽夫中將等共僅一四九名。
日本進寇中國，自九一八事變起前後十四年，北起東北十省（熱河在內），以迄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沿太平洋各省，南至廣東、海南島等地，並深入內地的山西、河南、綏遠、察哈爾、湖北、安徽、江西、湖南、廣西、貴州各省，蹂躪了廿七個省份，大半個中國。中國富庶精華之區除了四川一省得免於難外，其他均遭日軍燒、殺、擄、掠，死難民衆達兩千萬以上，

國軍陣亡將士近三百萬人，成爲中華民族亙古以來，空前所未有的浩劫！然僅處死日本戰犯一四九人。反觀英國與荷蘭，不過是屬地被日本侵擾二、三年而已，處死日本戰犯，英國爲二三人，荷蘭則爲二五人，都比我們中華民國一四九人爲多，幾達一倍。
此無他，乃中國人一向寬以恕人，嚴以待己，尤其對戰敗者，更加憐憫。抗戰勝利時，中華民國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卽以此種中國人的儒

家傳統與胸襟，呼籲所有中國人，抱以德報怨精神，寬恕罪惡滔天的日本人，冀其悔悟，共締亞洲永久和平。孰料日本在戰敗迄今不到四十年，已經重燃其侵略意識，竄改教科書中侵略史實，日本報紙更撰寫不實文字，誹稱並無南京大屠殺之事，其以怨報德的卑鄙行爲，已引起國人之一致憤慨。
提起日本人爲害中國的罪惡來，真是無法盡述，悠悠滄海，此恨永難平息也！

中外文庫 之四十一 貴州政壇憶往

何輯五 著

定價台幣壹佰陸拾元

要目：貴山富水憶舊痕，清廉可風的劉顯世都督，護國討袁幕後人物王伯羣與王文華，顧祝同與西南軍政，追憶吳鼎昌主席，我對楊森將軍的認識，追念谷大哥正倫等散文多篇，另有關於貴州水資源，金屬礦產等論文多篇，篇篇可讀，更富史料價值，全書四百餘頁，穿線平裝，定價壹佰陸拾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中外文史

叢書

壯遊八十年

陳廣沅 教授著

定價平裝380元 精裝450元

本書爲旅美學人名教授陳廣沅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唐山、上海交大生活。留學美國準備一年。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回國後教學生生活。朗務津浦路浙贛路滇緬路回憶。赴美爭取鐵路器材。聯總救濟工作。行政院救總工作。回憶民航空運隊。避難香江十年。晚年在美教書奇聞。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全書陸佰叁拾頁。二十五開本平裝訂價新台幣叁佰捌拾元。精裝肆佰伍拾元，現已出書歡迎購閱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帳戶。